

髓如內間一法極爲肯綮軍中豈無譎詐奇
謀之士機閑深奧可與領此者我誠不惜厚
賞募而撫之俾得洞知敵情使其腹心互相
猜忌誠爲制勝要訣可賢于十萬師何難繫
奴頸而梟之塞下至奴遣內應遣吠探遣回
鄉人口爲細作無在不布滿乃我自撫順邊
外奴事邈如隔世其奴之鬼謀也不知其某
期闌入也不知某某地犯順也不知直待軍
至某城堡始臨時倉皇具報迨援兵來集而

門已開矣城中人已遭屠掠矣從來有此兵
機乎夫奴能以夷人用漢人而我不能以漢
人用夷人舛也然尙有可誘者曰非我族類
但漢人旣肯爲奴用豈盡不肯爲我用而我
竟不能爲用舛之舛也況奴酋帳下皆漢人
此輩不過多得錢耳其慾可啗也乃曾不見
有策出此者豈無可用之人乎抑無用人之
人乎如姦人賈朝輔奴酋方用爲偵探而彼
反輸寫情實爲經臣用是可謂得因間法惟

是奴酋攻陷北關欲絕轡而南轉攻遼瀋其
氛甚惡我能堵而截諸隘乎恐不能能連吼
數營于城外聚甲而戮旃恐又不能則惟有
嬰城固守耳而奴或環圍以困無雲梯輜輶
以乘我到處內薄以亂我地道以伺我火車
火星以警我內應以謀我此當作何預備擇
何便利諒諸將士中必能曉此何無過慮顧
守城有五全以器械具人少粟多爲勝筭今
器械不備矣糧寡矣人衆矣皆犯守城之所
忌其勢甚危以危勢御惡氛其何能淑彼當
國諸臣可不速爲處置以救焦焚之意耶然
其要惟在于論將夫古來名將今誠不敢望
第今之將遼者匪直爲三軍司命實且爲三
韓司命何爲一無長之李如栢十不堪之李
如楨當時獨抗衆議用之致兄弟相繼登壇
敗乃公事此其中當作何解卽令京城練兵
諸將尙多齷齪庸才而據授之以旌門重寄
又當作何解豈其泥于求舊之議乎則韓信

非舊名也李靖非舊德也郭子儀非舊勳也
衛青非舊族也或以李氏與奴酋素有姻緣
姑遷就出此不知畧有遷就便誤矣一誤再
誤豈容三誤今日李氏外各邊握虎符者豈
繫無人卽偏裨虞校以下又豈繫無人要在
搏採精選之如繩以五才五謹恐難于全瑜
如窮以五危十過恐不無寸朽惟于見任中
威名素著或智勇淵沉者隨才簡擢責其成
功不必掣以文法不必苛以小挫使得舒展
志氣以盡所長又如宋藝祖之假其權豐其
財每示殊異以寵之當必有虓虎名戎出而
犁建州之穴者何又沾沾李氏與無用之廢
將爲乃臣于邊軍亦有過慮焉夫邊軍名額
雖煩爲家丁正兵尖兒手俱能矯弦矢以供
敵愾其餘則力不能發雕翎技不能閑菱舍
臣前閱視疏已詳言之及遡之亦自有故蓋
塞下大小諸戎臣非自致也率負倚幽陰折
券受質而得之否者卽尉繚穰苴不過一赤

脚健兒執韉矢走馬足下安得一夢其羽旄
迨班符受事收責者已輻輳其門債帥窘無
所出隨取償于各軍士脫籍者全攫持戟者
半攫軍士皮骨一空而彼且訑訑曰不如是
不足以忠所市也教孫升木誰執其咎兼之
謀身家謀結納穢念又并起尺伍安得不虛
武備安得不壞而要自源本之不清始臣感
慨于中久矣卽部臣解經傳發杜逢春一事
足爲左券倘人皆介守知經傳邊事尚可爲
也惟願共相滌濯以洗前垢而已統望
皇上嚴加申飭令諸臣同心整理兵餉共襄捷伐
更蘄槩補大僚盡下科道立建李維翰李如
栢正法則收頗牧于禁中張紀綱于塞外卽
鞭弭四夷可矣何有一東方之小醜哉臣憂
時感事不敢不披瀝以畢縷縷之愚伏乞

聖明省覽

籌遠碩畫卷三十一終

聖明

報事不效

辨民四夷百失回春

酥玉去明外動於干禁中

更薄樂辭大衛盡干杯

皇上親申諭令苗田同以

此卦飄共昧然野以武備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

已未孟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為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

區處大略以寬

聖慮事頃職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

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

還酌量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

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着照

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

聖明

報事不文

辨民四夷百失回春一東...
酥玉去明外...
更薄樂...
皇上...
此卦...
已未孟冬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

已未孟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為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
區處大略以寬

聖慮事頃職具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

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

還酌量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

遏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着照

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

聖慮何等詳慎

聖懷何等急切無非欲職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職敢退遜一步以負惓惓任使之意惟是還兵遼陽一着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不然者職在都門時曾欲復開原與北關合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又陷意欲出疏而北關又陷遼人覓覓屢次飛散開元陷而鐵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逃日來男扮女裝婦扮軍樣闖城而出者未已矣職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總兵標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寧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職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曰願揀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原道彈壓而次且不

行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職又無策以壯將吏之膽初悉銳以防瀋而

遼陽虛甚使賊以萬騎綴賀世賢于虎皮驛
而以全兵攻遼陽則遼陽潰賊以萬騎攻瀋
陽萬騎守渾河阻賀世賢不得救則瀋陽潰
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職又無策以顧
遼瀋之全賊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
金白二酋縛宰賽挾煖炒諸酋其風聲氣焰
比前倍惡職又無策以遏狂賊之勢此職所
以千思萬想而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
者也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黠
兵進討之狀椎牛饗士一連數日分兵四出
以聲勢疑賊未嘗示弱也瀋陽遊擊栢世爵
見領額兵及蒲汎備禦殘兵尚千數百人在
彼駐守又密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毒以
待賊來未常棄瀋陽也賀世賢領兵萬餘防
虎皮烟臺一帶當賊來路以南顧遼左顧瀋
未常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
清撫要巽聯絡按伏未常聚重兵于一處以
致賊也又相度地形見代子河水可引入城

又見貼城支流築壩壅水可當東北面城北
地卑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
里外分頭挑築逐日自早至夜冲雪忍饑與
軍士同苦今水滿城壕人心粗定正爲借水
守城得膽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常
作嬰城自守事也此臣區處之大略也今日
之計惟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復張本便是
滅賊張本職恐

皇上疑慮不得不將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申明
一番以寬

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但防瀋陽官軍之二萬遼
陽人民之數十萬皆賴此保全而閭鎮之存
亡京師之安危亦于此關係何敢避退縮之
名而草草一擲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有何
難事職法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
縱有差池職猶得以新任解免不過以一語
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而諸將不能守
便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職不爲也恐避

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此永斷而且晚禍逼于京師也如謂守瀋爲無防則前日曾以一總兵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原矣又曾以五六將領率兵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爲撤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十數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又曾以兩總兵救開原救鐵嶺矣何以任賊昏醉數日而莫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殷鑒也况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于前日守開鐵之道將今日救援之總兵不殊于前日救開鐵之總兵而今日殺金白縛宰賽之奴酋倍狠于前日破開鐵之奴賊試與中外諸臣平心商量賊犯瀋陽而瀋能守否遼陽能往救否賊犯遼陽而遼陽能守否瀋陽能回救否賊綴賀世賢于虎皮驛而犯遼犯瀋能兩全無恙否語云毒螫在手壯夫解腕夫天下事固有置之而反以存之顧之而反以失之者殆未可一律論也今瀋城自職未到任而

空已久矣賊見其空而不來未可知卽來而
潘民已空潘城自在賊不能據而守不能繼
而去也明春兵力稍厚遣一大帥守之何所
不可職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

旨拿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而已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鶴題爲國勢甚危用人
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
國事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
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
臣子所望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
一分早救一分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
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在狃安而無遠慮則
忠言蒙喜事之譏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
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怪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臣聞潤涸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鼎
食才惟試而後效事必簡而易成竊見少詹
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
爲固京師計奴旣東訖虜又內逼京師京師
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
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
練臣以計習召募旣到之新兵亦可挑選在
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
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
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
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
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又先一角
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夫連雲華棟以盈尺之堵曲盡之乃
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
今者徐光啓條畫兵事言頗廣大計則深遠
原爲國家千百年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
盈詘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
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
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

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錢糧未敷先爲小試法令練臣就調募已到新兵中挑選或二千或五千算其每日費用幾何各該應付衙門何項措辦取其事約費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練臣居其地役其人藉其犒餉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改觀步伐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習而後上疏以報成效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視之而彼三千或五千者果堪克用則統以良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

略而仰副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
皇上仍責之練臣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
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
營則練臣訓練方略亦可為京營永永操演
榜樣而治軍旅者乃可以還講筵豈非

皇上用儒臣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
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衙新議權不
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兵殺手三千鳥銃
手三千以為教練張本至于奉

旨取回本鎮總兵獨任戚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
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薊鎮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
可求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臣觀
皇上每于大小臣工之言留中寢閣不見施行畢
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
以空言效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哉

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國而不肯以賊遺君父固宜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竭其心力殫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件著一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紆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艱于共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一臂之用豈可泄泄然拱手坐視相顧莫決

而竟使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政須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悞臣與光啓同備儒臣無遠略深識以佐光啓戮力襄社稷之大計惟愛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避雷同不嫌出位聊據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聖明採納速下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朝鮮入貢之道急宜添兵防守事據都司僉書戴光裕呈稱據朝鮮國王咨稱咸境道觀察使沈惇馳有阿伊難

住胡三名來到豆浦江卽令通事李仍公問其來由本胡等說稱爲因換買瓮器事出來仍問彼中情形答說奴酋使其末子馮依買賣擬于八月初五日出來于會寧鎮等情又該撫夷萬戶崔邦濟馳報有騎胡八名自水上來到城門卽問你是何處胡人緣何經由這邊指向何地本胡等說稱俺等因事前向造山近境胡人處因道路荒蕪人馬不通不得不由此而行仍宿堡境明向造山等情又據滿浦僉使金完馳啓有走回人役自奴穴出來供稱俺在賊寨聽得奴酋言說朝鮮國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音數月之內可遣一將之兵當爲處置此賊之勢近益熾盛不測之患必在冬前等情又據戴光裕呈爲冒陳危急情形乞賜保障以守重地事據本營中軍指揮僉事王化遠呈稱切照遼東往事之失始于因循無備終于防範失策今日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鑿鎮江殊

不知寬鑿鎮江爲遼瀋之左臂而鎮江又爲
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請借
箸籌之彼奴酋得志開鐵之後首必垂涎遼
瀋九月以後虜若不犯遼瀋必犯寬鑿鎮江
一入犯其不便有五今日東北才遺全在寬
鑿鎮江避虜一聞寬鑿鎮江無備虜張聲勢
在西出步騎千餘直搗寬鑿誰與抵敵將見
老稚必死于鋒鏑溝壑少壯必散而之金復
海蓋以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
之民不惟棲身無地又何以養此自困之道
也其不便一寬鑿爲鎮江藩籬寬鑿一失勢
必順江而下直抵鴨綠取鎮江破其城若火
其廬舍鎮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其不便二
朝鮮與鎮江猶北關之倚開鐵也鎮江一失
朝鮮誰與爲援不猶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轍
乎其不便三今日遼陽迤南民無甚恐猶知
有寬鑿鎮江在外萬一寬鑿鎮江將兵調去
一旦胡馬至此失陷城池誰不寒心喪氣其

不便四當日清河胡遊擊中軍武以揚知奴
酋必犯告之于上猶疑而斥之致有今日之
失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隣好原無他腸但見
三月出征以前勢在騎虎三月以後情若騎
墻况其強悍不比北關北關且滅何況朝鮮
儻奴酋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若降
借朝鮮之艦艘而犯我登萊不難矣其不便
五爲今之計寬馥不可無兵鎮江不可無備
寬馥之兵協同寬馥之民把守馥陽隘口使
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
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
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此兩重地一保微獨
遼瀋得一臂之力而人心不驚沿海無虞矣
合無呈乞裁奪到職除行分守道速議通詳
外看得朝鮮依附中國非一日矣我
皇上竭海內之力殄滅倭奴存之于板蕩之餘其
恩厚矣彼必不肯背

天朝而順逆奴易知也獨當喪師之後兵力脆弱

不能抗奴奴貽書不答必有憤心見北關滅
若振落必有易心又料遼陽兵雖漸集勢不
能分救朝鮮必有乘便之心其旦夕謀吞朝
鮮事若有之如渡江而東我便可整旅而北
以搗其巢奴若出此是爲下策而我獨謂鎮
江不可不添兵設防也蓋鎮江爲朝鮮入貢
必由之路又登萊咽喉而金復四衛之門戶
也職前疏有云萬一奴全力犯遼陽而以二
三千奇兵由寬叟遼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
必絕蓋已大略言之今據鎮江營中軍王化
遠之議更爲條暢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經
略熊廷弼巡按陳王庭據實以聞伏乞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將卽刻議覆仍差行人一員
帶金帛數萬往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
聲援該國亟速整搦兵馬如職前疏一駐滿
浦一駐昌城以陰備奴入犯是爲兩全之策
不然鎮江不守朝鮮決難自存開鐵失而北
關亡非殷鑒乎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上下交儆之謨
以祈舉朝協心共濟時艱事臣觀遼左階危
除各鎮堡殘破虛單所僅存者止遼東一鎮
在臣方惴惴懼不能支而近接經臣疏揭知
其借水防城挑濠築壩自斫至晡與士卒同
苦士卒心似已鎮定經臣可謂智盡能索不
遺餘力矣臣計先臣薛文清有言人臣作事
須有應項經臣拮据至極顧所以應之謂何
耳乃經臣之爲之者甚艱瘁而廷臣之應之

者甚怠緩臣竊惑焉如姚宗文定須出關諸
所誘夷攻夷洎查覈兵馬錢糧必到地方乃
有着落此只合題知而兵部不爲請旨也如
閱視一差不獨遼薊爲急諸九塞間何處精
銳可用尚堪援遼何處調遣一空亟須處補
近聞雲中雖結七年之局而黠虜之市本撫
賞我軍之月廩布花俱以部解發逾期恐生
缺望總宜各遍閱洊復往規兵部曾奏稱另
疏具題而何以尚未題也如金復海蓋宜設

重臣屯重兵一以壯遼聲援一以固遼糧道
一以備登萊防禦臣曾以爲言已而遼撫周
永春採康應乾議隨及之東撫王在晉再及
之同官祝耀祖又及之此何等緊急而吏兵
部尚屬充耳也如臣前者卽將卽兵卽餉一
舉三利之疏豈專爲選將而說蓋謂遼之需
將固殷需兵更急而兵則調與募俱憂憂乎
難欲將見任廢閑諸弁武舉雜色諸人但能
召致精壯家丁自携前來者試其主之技能
謀略如果精壯卽堪爲兵此不募之募不調
之調臣故曰卽將卽兵而又省安家行月糧
待果遣用方給路資臣故曰卽餉今兵部非
不爲臣具覆非不爲將開科而家丁之說何
槩乎未之有聞也如徐光啟以詹事練兵原
自可笑臣曾有改加兵部職銜之請若當事
肯用言庶光啓得以本等官料理本等事縱
議月餉議營房敵臺關係戶工而彼此九列
衙門通融商確或猶易處何至題目另立柱

節另生而各衙門俱袖手不應一也如張名世張神武周敦吉該經臣疏請用之於遼奉旨着該部酌議夫神武敦吉遠在數千里外擬議或費日時若張名世見在詔獄精火器舉朝言當用者人人有口而兵部何以尚寂然也如毛兵精悍可用據中州仕紳有云二千外尚可再調無柰沿途騷擾至殺人者浙兵去年亦曾應調今歲則有掩扉避耳各土兵奉調太多經臣曾以楊嗣昌所慮誠是而酌議成數卽欲以真正土官統之兵部皆未見作何調劑作何議覆也如范濟世議京營副將須各分信地操練營兵蓋營十二萬人分爲六操每操二萬人總在一處校藝甚屬草草若各將各分信地練之庶可盡人演習且備言京都城壕當及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而柰何皆聽之藐藐也諸如此類未可彈述精神渙而不屬事體滯而鮮通夫主聰旣蔽若罔聞知而臣子又復忽忽悠悠徒委之一經

臣之手卽如經臣所請大內火藥若非祝耀
祖多方運發恐亦如昨歲堆積山海關置之
朽蠹無用而已夫居家者偶被水火之災其
主人漫不事事而自家督以迄滅獲又復痛
癢無關秦越異視欲免燎原滔天之禍必不
可得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卽數日內遼無緊
報豈其有顧忌而歸也彼將爲大舉計也彼
見我中朝只靠能廷弼一人而內裡應手者
築舍窮年伎倆若此何憚而不復來目今周
永春且以朝鮮國王具述寬鑿鎮江之危又
見告矣事勢至此真如人之大病奄奄氣息
與死爲鄰若有一線生路正須急救伏乞

皇上嚴勅大小臣工共相戮力諸凡中外奏牘但
可採擇卽便施行毋再泄泄視死不救忍以
虜遺君父而以人之國僥倖也至于

皇上要緊除發帑充餉外莫先用人臣願

皇上急允新相之推以其資輔理急諭冢卿之出
以毋誤選人若整肅臺綱全憑掌院宜一面

勅周嘉謨星速到任一面

勅張問達暫爲代庖一面

勅新咨臺臣照房壯麗疏卽日巡城嗣容補劄庶
都城之內不至事務頽而奸宄伏者端必由
此臣日來晤二三仕紳有言前月十八夜月
光圓滿全似望月此爲陰盛陽衰夷狄盛而
中國衰之象有言前月二十四日辰刻親見
三日並出闇淡無光此爲分土分民之象雖
欽天監未及一睹而識者寒心殆不勝髮婦
之恤杞人之憂矣惟願

皇上勵精羣工亮采齊心合德共期滅奴而後朝
食則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災異事十月初三日未
申之間西北玄雲忽起俄頃昏暗如夜雷雨
交作電光閃爍水電亂下職不勝異查得雷
以二月發聲八月闔聲此天地常理也往代
季世之主如漢之殤安桓靈晉之懷愍皆有
十月雷震之異劉向以愍帝時劉淵僭號平

陽李雄稱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
失時之象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遼陽兵馬
堪戰者寡廣寧空虛戰守二事俱無可恃惟
有用夷攻夷一着而空言挑激何裨實用發
帑二字上所厭聞舉朝臣工只知討差求去
不肯合詞一心以死生爭于

陛下之前是

皇上之自擲其社稷而羣臣之樂與共覆亡也職
見練兵詞臣徐光啓之疏曰臣近適之戶部

諸臣咸言以餉毫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月
給亦係借用夫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止三
千尚不能爲之措餉若各省民兵四省名兵
并近擬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何以
餉之其勢必發內帑數百萬分給戶兵工三
部先儘職前所請二百萬速發遼東其餘爲
新軍安家月糧及建立營房打造器械之用
此不但遼東可救燃眉之急而京軍亦可獲
團練之用矣不然用夷一着旣已錯過奴以

所掠開鐵北關子女金帛廣賂西虜犬羊無
義惟利是嗜將職兩月以來費盡心機盡付
流水虜方乘勝長驅毫無掛礙而我之饑軍
數萬又乘機搶掠將內變應作亡秦者豈必
胡哉直待此時而後發內帑遲矣

皇上卽有意棄遼試思破格用光啓者何心將與
之兵乎不與之兵乎召兵五六萬將與之餉
乎不與之餉乎索餉而戶部無以應將爲亂
乎不爲亂乎奴逼郊關軍亂肘腋

陛下將此無用之物將安之乎興言及此不覺涕
泗之交頤也故發帑一着萬萬無可遲疑望
聖明蚤爲決斷無俟羣臣伏

闕下後允則美歸于
皇上而福在于宗社矣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微
臣奉使在途兵事憂危滿目乞

聖明留神軍國之計以鞏

皇圖事職欽奉簡書閱視邊務陛辭到關途次所